V
K150.78
L78

黍閔傳燈第一卷目錄

水南社長劉萬春延之評輯

中吳門人周　鍾介生

邗上友人梁于涘湛至　黍閔一男　懋賢愚公　編次
懋贊質公

古文

蘇秦說趙肅侯說

張儀說楚懷王說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蘇秦說趙肅侯說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大主意○○○○○○○○何法宿遷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通篇俱發此意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韓非說難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賈誼過秦論上
賈誼陳政事疏
賈山至言
鼂錯言兵事
鼂錯論貴粟
鼂錯論守邊備塞
董仲舒賢良策三
東方朔客難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552981
old3039

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絕則道不通梦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

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寬一步）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拚於衆人之言而以宴宴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

至此纔說出六國宜從主意

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總括數語有體裁）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

（再說連衡之害以堅之）

指出合從方畧層層有步驟

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illegible]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

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之業成矣

說秦楚不敵之勢

張儀說楚懷王說

諱秦之強、形諸侯之弱、引入說、楚意

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臣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

通下河東取成皐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群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一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

反覆言勝不可攻諸侯不可恃

而拒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巴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其埶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一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

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魏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

又說勝楚宜連橫誘之以得天下之利媲可聽

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於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箕箒之妾效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

樂毅報燕惠王書

燕昭王以樂毅爲上將軍破齊七十餘城毅
湣王走樂毅封爲君惠王昭王子素不樂於
毅受讒間而疑毅毅奔趙惠
王以書召之故報惠王書

此段述起報書之由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

入講立藏爲習

二句○暗○指○昭○王　二句○暗○指○毅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敘入燕之始）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敘假節之由）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宅）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一句文法甚遠）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之趙顧

反命發兵擊齊（敘擊齊之事）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軍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敘受封之由）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應）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必不善成善始者必不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兎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奔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此以惕之以禍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

轉法 攻楚魏 即聊城 與秦爲橫

反覆參錯以明必得聊城文法甚妙

此段動之以利

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卽臣見功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

再將篡怯辱三字反前忠勇知三字以困敗爲功之事諷之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

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仲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亡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世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

韓非說難

知難是通篇主意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佚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

（更作兩疊波瀾）

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廼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承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

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總收上四段）（三引作結）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串明主意）

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前喻已盡更以喻作餘波煞緊說難

兩段要知其難兩段要知難而爲之說正意盡矣雜以引喻反覆申明變幻百出而不亂

李斯諫秦王逐客書

客者六國之說客也始皇疑說客各爲其主故下逐客之令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

朱邇泰之朱王歷歷得客之盜以見客不可逐

正說已盡又反言之甚見客不可逐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郤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

四句括盡通篇

○總○結○前○意○

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又借喻

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以資敵讐作敵讐其

縱寇飢逐客爲過

通篇反覆翻駁無限曲折變態須看其一起一伏一順一倒便知文章轉換之妙不可徒讀也學而思之

賈誼過秦論上

賈誼洛陽人漢文帝時上政事疏召爲博士朝臣妬之以年少爲毀故未大用後終爲長沙王傅

山陽

秦至孝公始盛故述之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

秦閱傳燈　卷之一　古文　二十一　稻良

六國連兵曰從關西連兵曰衡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田文公子滕）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

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敘秦併天下滅四夷如此之強）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秦辭）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鍉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隷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鍛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

俯仰憑吊淋漓慷慨

賈誼陳政事疏

漢文帝時匈奴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疎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皆以逆誅又有告丞相周勃反卒無事故誼上此書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讓非甚有

一篇主意兩句繳出何等筆力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末以一二語收出者此法是也

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

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
文帝仁明恭儉而好射獵故先提出此病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
先以至孝至仁至明
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
旨此○下至致此非難俱○反吉治安○之效引起○正論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
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
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
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
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
策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

歎勸之此是諫法

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
下計亡以易此

策序

此段論諸侯王僭擬過制可爲痛哭者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奪其憂甚
淮南厲王　蔡北王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吳王濞有謀○反形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於諸侯權力且十
（轉入人情之事之不比緊之處）
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
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
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
（焚音衝暴暴之也必焚言乘時必到言乘利）
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今令
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
（抗其頭而到之也）
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

（數假設反　覆諷文帝）

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
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
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
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
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
（側）
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
（席籍也爲之資籍也）
席之也諸公幸者廼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

也然其後七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誅

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孰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剖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

馮敬御史大夫奏淮南王反狀誅之

漸挑入本意欲文帝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

綫見主意

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

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與淮南王○謀反者——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奏天○子○未○坐○朝○覩○事○先○衣○此○裘○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

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癰一脽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癰也又苦踡鑿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踡反○躄脚掌反○也反不可行○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癰也又苦踡鑿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埶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雖有高爵不得復安逸也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徼令是主上之掾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蹂

漢使中行說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

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鼬不搏反寇而搏畜蒐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之奢僭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標領也古謂之車馬裙衣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今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音接）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孌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亏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財、用、盡、也　一讀轉申言上意）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倩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蹙六國兼天下

（稽、計也）

此言俗吏不知大體經制不定

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

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
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
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今
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
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

此言訓儲之道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
周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
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
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

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

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邪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邪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邪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舍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

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其初也采齊肆夏皆樂詩名

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舍獸見其生而不見其死聞其聲而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

以下總收三代與秦異處與其故可知也一句相應

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

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正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此段論爲治之道當定取舍取舍在禮法兩端故引周秦以証之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

極論禮法之異筆力議論皆妙

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畛之

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畝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極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咸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

又生一番議論

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此論大臣之當優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孰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

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義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刎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罰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故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

（黥劓截二世于望夷宮）（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踰也）（豫遠也）（離主上不遠也）

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栲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隳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之也

廉曰簠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汗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辱矣猶未斥然正以譴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辱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鋸而加也其有大辱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

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繩謀一段作緣起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誖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

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驁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西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

此段見人主當察諫

天殃已加矣臣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劬筦採薪之人皆得竭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此下分三段要其○君○受○言○納○諫○意○賢○人○君○大○而○能○容

此段見人主不可不察諫

此段提出士制作眼

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
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
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
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
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
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
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此下承上文言秦不行古先王之道厲民

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
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
饋執爵而酳祝鬻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
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
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勿蔑者求善無
厭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
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自養而惡聞過以致敗至此之謂也分四段

覆以秦皇帝與古聖王夾提總覺精神警動

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勢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紹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

一篇主意在此一段正見得與先王相反處

此下反覆見古之人君有禮臣下今乃與賢良方正隘進而與之驅馳是謂不敬未免有虧大業

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又先敘○又帝之美然後規○諫）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徑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免二口之○算賦）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祭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褚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

數下言只以六句作結字字有力

世之業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無時不敬故不見其敬）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治安策長而陳務多至言長而處處關鎖處處照應處處起峯處處結穴熟讀此文足以知長文章一氣之妙

鼂錯言兵事

錯潁川人也尚申商刑名之學文帝時爲太子家令是時匈奴數寇邊故言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已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

得地形

轉入擇將意

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

卒服習

器用利

在於擇將

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聲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

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知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甲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側△重△此△句△）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又△先△將△匈奴中△國缺而△之△）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詩△又以△蠻△夷△攻△蠻△夷△默△明以△夷△攻△夷）

四語收通篇

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衞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生狂言、唯陛下財擇、

行得通篇精神

鼂錯論貴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

數疊支法錯落

以珠玉較五穀精神極振

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

此段說粟宜貴

歸重上人支勢偽起

此段以農夫與商賈相較詳其幣貴而痛切言之

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

從前至此始翻出務農一句又說到貴粟又說到以粟爲貴罰數語勁絕

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

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粟○有○千○鈞○之○力○）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鼂錯論守邊備塞事

錯又以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故論云云文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第一節）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敝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

（夫胡貉之地以下是言其敝南北異敝正起兵者所當知也是爲下文言）

發卒守邊不便

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

邊輸者憤於道秦民見行如徙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錙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

第二節

自胡人衣食之業至民不安矣言發卒備胡之不便起下文邊常居家室以備胡意

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歧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

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具藺石布（城上雷石）（鈦羨蔡）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以竹篾相連連落之也）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三募兩不足又）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徙（法頓挫）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孤其亡夫若妻者縣官（歷序掌故無親有衰）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以陛下之時數語收束通篇倍加警醒極有關鍵）（古雅曲折）（掉轉其勁）

董仲舒賢良策三

盖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

此篇叙事古雅錯綜極連絡頓挫之妙在西京以前亦不可多得

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鄙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聖王教化令在消融財利二字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

聵致明以徵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嚮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相

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
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
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
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
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
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
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
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
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
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
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
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屬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
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
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
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

以前說天說道總爲此而發

罷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

漢儒諄諄三復者總只爲一利字

春秋傳卷之一 古文 六十二

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勤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窮

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士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

結束處歸重在春秋繞有原委一篇精神俱振

是經世實用

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此條答體仲舒有儒者氣象從至理上透露時事剴切名通不若賈晁之雄傑錄此以例其餘此賢良射策之始後來坡公擬作御試策猶有古法不知近體何以用排文體平平轉相師做今年甲戌大對初呈十二卷聖主盡罷不錄而慨然慕漢之賢良自此上好下甚海內蒸蒸向風矣返古必從乎朔不得不推此篇

東方朔客難

東方朔滑稽自雄武帝亦以滑稽待之故位職不高作客難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失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辨智矣然盡力竭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

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一篇柱子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衰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兼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內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効忠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

使自求之。接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鄙客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見卷○不知類○意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鼷鼠之襲狗。孤

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則鵠鴻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
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惑於大道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

用兵之禍至於天下叛說得可危

能悔而天下可定

匭澤而鹹鹵

和調也

說興師之費

反陝警兵

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難（總說匈奴）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敝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不必伐）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盛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又引秦失三○覆言之）（推○開○一○步）（引書收結）

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數語結束通篇無限精神）

先叙事起
六世自高至武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

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
國用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父老爲辭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
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
揚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榛斯
榆舉苞滿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
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相良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兩○語○是○難○安○老○主○意）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余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畧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滔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陁陊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滮沇澹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脛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躅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

孚不覺稷者筆力陡勁也

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邈絕異黨之域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睹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盥夫爲之垂涕

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闢沐若徼牂柯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邊通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

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鑾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鴞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還延而辭避

雄偉峭勁熟此行文始無軟弱之病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先通漢威德起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見興師不遠）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理遼

出膚武帝兩相引責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趋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于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

縣有蠻夷曰道

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祭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無忽也

此文極有終局觀其患使者有司之若彼一段句句關繳上文告諭體如此明切緊嚴此其爲相如之文也

蔡閼傳燈卷之一終